

三國志

六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魏書

國志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教授門生下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

辭太守問誰可代寔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

寔曰鍾繇似不察人為音心不知何獨識成皓為司徒掾公出

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惡夫公申絕遠公推執言司徒掾公出

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若

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可隸舉繩墨以公失率相之禮

曹掾問空府六志皓召都官史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後

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

者若居太守定波陳稚收故黎陽令頽除荀叔及皓少寺李

膺常禁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

皓兒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屬慕古有退

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勤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

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辟州宰未嘗屈就

膺謂觀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

六無懼白邪觀嘗以膺之言曰元禮祖公存位者父

並盛轉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慈本公豈

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甲亡膺雖倚功名位至卿佐而

卒墮身世禍皓年十九終於家皓與族父瑜俱至

子迪敷並以黨綱不仕繇則迪之孫當與族父瑜俱至

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

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

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謝承漢



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

書

世語曰太祖遣使從
事王必致命天子

催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

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拒絕其
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
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
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荅報由是太祖使命遂
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
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
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
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之三

二

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
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
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
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
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
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
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
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
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
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

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

弱所在之民誰非寇雖縱吾欲歸其得至平此為

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復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

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

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

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素尚遺高幹

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傳幹說騰

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

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

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

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及以

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

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令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

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西東之不危也將軍

嘉靖己未年魏志十三

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

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

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

單干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

琰及高幹等並為寇魏略曰

東太守王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椽

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大

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從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

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

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

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為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

歸罪故加寬赦又自上言吏民大小名懷顧望謂邑當還拒

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

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在惣統偏方既無德政以

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椽衛固詐

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夫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魏略曰

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史政教寬弱檢下無刑文病淹滯

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廷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絲威刑

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非絲大官當所宜為絲輕慢憲度

不問弱又絲久病不任所職臣不忠無所畏思大為不敬又不

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殺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

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任一尉治絲罪大鴻臚制爵士臣久嬰

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冠七此疏伏須罪誅詔不聽自天子西

遷洛陽人民單畫豎而從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克

之數年間民戶稍復具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

為前軍師魏國初廷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

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

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

措茲度矩魏畧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釜為範因太子鑄之

以一體使調一味豈止石斯釜五味時芳蓋禹之烹雖以饗上

帝以養聖賢昭德衍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

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同之尸臣宋之考父

衡之孔悝晉之魏顛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勤名鍾鼎今執事

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成誠太常之所宜銘

彝器之所宜制故亦斯銘勒之釜口庶可替揚洪美垂之不

朽上議曰按禹有刻石曰主命尸臣官此物邑即事也賜爾鷲

旂黼黻明戈尸臣并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

周之所以褒賜大丘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

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理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

曰昔克潞之役秦未圖敗晉功魏穎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

親止杜回其勒銘于景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與

也太子所稱四銘有也魏畧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五

津間繇有五功欲行之而難公密使臨苗侯轉因人說之繇

即送之太子與繇言曰夫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

魯之璽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
時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統双禽和璧入秦相如抗
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潔赤擬鶴冠黃伴
栗側聞斯語未觀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
所慕仲然四寶遜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
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
有美决聞之驚喜笑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
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譽時既
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得以謙鄙之姿得觀希世
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
無藺生說奪之誰嘉賦益臆敢不款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
并得用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物采必得處所以為執
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真幸而紆意實以
悅懌在昔和氏殺勤忠篤而繇待命是德理取
數年坐

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漸送
開羽太子書曰報錦語答

言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
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子更斌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
南玄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嗷嗷不能離手若
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苟許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三

五

監生李之芳刊

文帝即主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

高鄉侯遷大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

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

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繇嘗
數月不朝會意性

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
可殺之婦人後生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
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
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繇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
冢木中有好婦人形体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縵襖襜傷左
髀以襦襜中縫拭血收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

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

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

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

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
可官劊者繇以為古之由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
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
群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
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大和中繇上疏曰
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華法不合古道先帝聖
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敷
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
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
辜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

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明下民鰥寡有辭
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
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
群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
者許之其黥劊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
宮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
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
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
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宗民可謂仁在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

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
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群僚善
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
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屍為人矣然臣
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
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
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
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
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
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

刑志九十三

七

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則嫌其輕
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
外無以則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
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秦方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當

之情動於內也於是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
不已不能克其嗜慾則苟且微俸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
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
或先懲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
親五刑不聽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姦宄汝
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伐相用其
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闕宮者守內劓者守瀦此
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苟刑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
上之所同未可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
已是大辟可以懲求終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
物者不息是刑可以懼木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
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大罪過彰著然後入下刑律是將殺人

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即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懼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耻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咄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取惡教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豈其罪一離乃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况乎卿黨乎而况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遷之冤涯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于大辟而况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財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三

八 監生李之芳刊

班固所謂當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太和四年

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謚曰成侯魏書曰有司議謚以

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乃策謚

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

勸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

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圖祁山明帝欲西征毓

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

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

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

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
朝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
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檀
為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疏諫以為水旱
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
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為散
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拒守軍不
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
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千戚可以服有
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

嘉靖十年集州

魏志十一

九一

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
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
郡太守爽既誅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
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亡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
所創也正元中毋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
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
馬文王議自詰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
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
後問毓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
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

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

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

之以為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稱耳

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

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

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

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

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郡原管寧俱游學

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所根知之微

嘉靖九年補志魏志十三十一

為尾魏略此言未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

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魏書稱芬有

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踈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

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

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

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

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叙曰

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

關道遇丈夫獨行頭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

不知其已在此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

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歎曰已與俱時衣術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時

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

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

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吏

民感而愛之魏畧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

不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

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冲吳歷曰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

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

歆曰府君年君名望遠近所賜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

歆拜華嶠譜叙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教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

皆造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

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

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礼礼為上賓是時四

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

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謹譁歆能劇飲至石餘

不亂衆人徵祭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虞

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檄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

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

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

且爾時會稽人衆盛疆猶見原如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

且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

礼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

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於後策死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為賤恥方之於歆答孰大焉

後策死

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

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

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

是

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三 士 七百五十一 甘肅文

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

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唯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

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出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

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令心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

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

拜議郎參司空軍事人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

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

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

改為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

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

帝久不擇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

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

下實應且愠帝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

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

帝歎息孫盛曰盛開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宥恕出自

以為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挈孫之家國刑所肅

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朕肱之任同

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然受嘉賜獨為君子

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

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調諫合

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囁譖歆曰

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

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奴婢五十人三府議舉孝廉

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

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武帝從其言

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千

三百戶轉拜太尉列傳曰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柰何得挂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

魏志十三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

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儼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機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

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

周公伊尹則不然繫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祝筵命百

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儼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

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

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
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
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
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
故戰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
為後事直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
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
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
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
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
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
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
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
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
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敢不忘所戒時秋
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謚曰敬侯魏書
時年七十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
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譜歆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
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若
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原鋒氣要居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
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然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者
不復與尚書共論蓋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表
同與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

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一埋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當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踈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明侍郎常山大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二子長子廙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僑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奮字敬叔世語稱奮貴正陌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奮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字軼字彦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堯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來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

嘉靖三十一刊

魏志十三

一五

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

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始

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志愛在民孫策渡江哈地朗

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

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

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

曰孫策率軍如闔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

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

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

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衆屯住部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鑽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違罪網前見征才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頃臾又迫去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累

蓋獨與老母共乘一漚流矢始之便棄擲就俘稽顙自首於
征後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綠前迷謬被誥慙懼朗
下驚怯畏威自驚又無良策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
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事中脰就軼蹴足入絆叱咤聽聲

東西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血親舊分多割
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

年乃至朗故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

喬同歸之謂覽省未周涕墮皆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

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發勤於至知擢舟浮海息駕廣陵

不意黃能實出羽淵也談笑有物物行自愛漢晉春秋曰

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

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大相表欲朗策遣之太祖問

曰孫策何以得至此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

布民之望也此而相之問公瑾江濊之傑攘臂而為其手

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家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

劉陽交友陽為甚今年未三

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和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

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

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魏國

從會稽還又數開辭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魏國

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

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

魏略曰太祖請同會明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旋未飯

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門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

折而折如明公今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祗臣遣貢

明無二牙獸屈膝言為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

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治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邸郢既

相制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離沓

文帝即

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

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珍瘁

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
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
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
之後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
澤所陌咸脩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
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
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
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寃死之囚丁壯者
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
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

魏書卷之三十三

十一

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
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
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
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
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
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魏名臣奏載朗節者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
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堂入
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至則七千其
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縹醪醑必貴三時而後成樂
人必三千四百布後滿內宮美人數五近千學官博士七十
餘人中殿則駟駟駟馬六萬餘匹外苑則扈養三萬而馬十
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自陵亦車千乘太官賜
官如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二千中二千石而罪斷

刑者二一有五獄政充中猥成儀繁富隆於二代近過禮中
夫所以極奢者本大哉多受之於秦餘所進網崇是誠之在本
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
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制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
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
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
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
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
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特之矣明堂所以集儒林高襟所
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襟所
以初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
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
尚質猶皆有門宇傾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
治舊時完責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高晉壇
將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
練又希更就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
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
隅馳羽檄則三面是荒墟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
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晝外雖未得偃武而張甲放馬
而罷兵宜四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

禮記卷之三

十八

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誅贖其
衣食易稱稅之使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亡其死今之謂
矣糧畜於倉食身畜於勢雖坐聖烈威而衆未動晝外之變必
復稽顙以求免性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
交兵而後歲立換刃而後功成遠矣若茹肉不革遂迷不反
猶欲以其所嘗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
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
樂服之群代腐摧枯未足以為喻
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
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
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
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事
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
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歲以

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

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

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

山賊圍郎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故與賊交戰吏兵散走雋始見害登手格一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

逸為督師所性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心者多未遑擢救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

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軒著在職功勤名初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膳近在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初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

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

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

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萬曆十年刊

五

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

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

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眾

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鵜胡集靈芝池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

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

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

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

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

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

前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家嗣還若其國康尼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隄黜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

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

魏書曰車駕既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後兼於昔進不威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
淵割除瀆棄投之書
旬列譙淮漢衆軍亦各
以今月中
以今月中
以今月中
帝即位進封

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

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

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

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

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

首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

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

兒之疆禦兒吳界邊鹹天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

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

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

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

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保賦而務農桑用

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

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

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

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

華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閱德陽並起今當建始

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

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

遠人之朝貢者脩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

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

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

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

就館考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

十子之作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

王是以詳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

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
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
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
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
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
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
然雖彌得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
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
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
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

四經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
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
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旣勞
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
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忠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
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魏略曰朗本名嚴後
改爲朗魏書曰朗高
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感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費
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
爲太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
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明史詩書云
肅王於會稽

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

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
忘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
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
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
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
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
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
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
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
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
矣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
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攻本曰除無事之位損
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
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徃古之常式當
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
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
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

嘉靖十年肅王

魏志十三

二十三

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
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
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
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
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躬追反
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
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
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
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
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
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
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
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
而不臣既至其薨襯歛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
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
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
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
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
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孫盛

合神者曰皇德合一
大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
五帝次之狀則皇之為稱於
於帝矣肅謂後輕不亦誤乎

之以為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乃是譏漢非難肅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也

閭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

卷之三

二十五

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感寒疾疾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後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

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

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諄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

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藪人徒之費皆可蠲
除帝嘗問曰漢相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
諱也是帝欲不諱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
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
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兵螻蟻寬而宥之可
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
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
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
虛美不隱惡劄向楊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
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後遭李陵事遂下遷於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
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
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
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相範論
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
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此諸君
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
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
淵而元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

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為河南尹嘉平
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
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
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脩己以安百
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
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
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
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
於漢濱遂有比白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
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

在內州迫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去朋
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
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
生綜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
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

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勲前朝改封恂為承子

世

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

乃心存公有匪懈之節兩令表教魏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

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

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處字恭

初肅善賈馬之

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可論語三禮

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乍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

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

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案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于鄭玄之門

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秘書監不就謂集聖證

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禮春秋例

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著書十

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案此人姓周

詳有烈義例餘所著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

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賢訥而好學

軍段熲采摭員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凡笑之而遇

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

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

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諸職轉為亮散常從太祖西

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家太祖疑欲謁顧問左石左右莫對

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

弘農主帥既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謂太祖乃

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

義自見後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篇言讀書百編而

遇言冬者歲之終也者曰之餘陰南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

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稱曰遇子後位至秘書監亦

有才學齊王同功臣董文即綏之子也魏略以西及賈洪邨

鄆淳薛夏魏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

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

缺壞備博士之負錄依漢甲乙以考錄中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大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諸生有千數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學太學

而諸博士率皆僉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
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
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
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遂也正始中
有詔議園立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
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
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十人皆
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墮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
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
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持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
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
為翊嚴苞交通村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廩舍
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
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
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於不即敘晚乃
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白馬三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
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為
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
為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卒言薛夏
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鬪任趙四姓常推
高曆一年補刊

魏三十三

三十一

劉高

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
詣宗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因遙引夏關
移穎川收補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無掌
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穎川使理出之召
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為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
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
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
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
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
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
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
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勅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
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相餘曰則誦習之太祖
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
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
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
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女之何秦又
嘗從問左氏傳禧荅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

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所書耳不足精意也
因從問詩據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
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緘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亡也其
邯鄲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詳事在杜
畿傳魚豢曰學之資於人也其循蓋之深於素乎故雖仲生
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
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
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
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
為帝王所嘉下為國用必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
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
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
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
上而怨下後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
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二

魏書 國志十三

程郭董劉蔣劉第十四

魏書三國志十四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其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又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

嘉靖十一年補刊

魏

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兖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綏曰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乃口見昱問

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表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出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四

二 監生李之芳刊

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爲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致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

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

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

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

於義庶去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

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衛於

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

以為如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

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為天下昱文遣別騎絕倉亭

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名

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

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悝與昱協謀卒完

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

所歸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

魏書曰昱少時常夢

上泰山兩手捧日昱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四

三監生李之芳刊

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

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

曰更名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

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

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

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

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

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

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

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

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

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

太祖乃止

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

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

為心武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

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

今聞將軍欲遣家社對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

神武而反不羞為袁紹之下竊為天子都許以昱為尚

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

書兖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

守都督兖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

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

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

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

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

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

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

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

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

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

兵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

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

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

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

魏志

四

昱奮武將軍封安

天論者以為孫權

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背曰兖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起文帝留守使昱參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

魏志十四

五

繼誅之宜先啟聞眾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符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有調有臨時之急呼吸之聞者耳今此賊制在費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能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昱性剛戾與人多迕

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真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

徐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

將軍諡曰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

人脯由是失調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

嘉平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守時校吏 顧曉

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
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
並建聖摛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
業恩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
於街路邴言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
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
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
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
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
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

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
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
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
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
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
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認詞為賢能其治
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
為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為腹心大臣耻與分勢
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
摸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

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
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摠統諸署內有侍中
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
攝官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
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
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
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
選尹模之類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用之昔桑
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
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

劉劭上

七

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
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
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
暴露而復不罷是豈關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
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曉別傳曰曉
大著文章多
云失今之存者
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傳子曰嘉少有遠量漢
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

名迹密交結英雄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
知惟識達者守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初此見袁紹謂紹

謀臣平評郭圖曰夫智者當用於主故百舉百全
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

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
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
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
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
或薦嘉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
人也嘉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傳子
祖謂嘉曰本初雖異州之宋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不
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
在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
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
以逆動公奉順以奉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
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
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坊簡而內機明
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
嘉嘉者巴未年

魏志四

人

臣生李之芳刊

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
高義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
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
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
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
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
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
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
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止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
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
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
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
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

布語在荀攸傳傳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

十餘戰未嘗敗比一朝失勢而身死國
二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盡內外失守布
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

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同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傳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而謀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案魏書：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所云與傳子正反也。

魏志十四

九一

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

貢客所殺。傳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

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

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

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紀決計征備，量

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同。又本傳稱自嘉

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

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魏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

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

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

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傳子曰河止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爲省事，掾屬皆自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王之臣，胡人

嘉南已未年

魏志四

十

生李之考刊

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襲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筭略，達於事情，太祖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二十八，自柳城遠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

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
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
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
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以嘉輒成之平定
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
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懷忠寵賢未

必當身念功惟績思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
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射通性達每有大
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
騎乘坐共輦席東禽呂布西取佳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士之
衆踰越險塞溫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素尚雖假天威易為
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方將表顯短
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諡曰貞侯
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存厚往勸來也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四 十一 監生李之芳

子奕嗣 魏書補奕通達見理奕 後太祖征荊州還於

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子傳

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 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

嘉嘉意白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

焉 傅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

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

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

表增其千滿下尸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

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又與彧書曰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以多畏

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其論計云當先

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

爾何得使 奕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

人忘之 世語曰嘉孫敞字泰中 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慶陶長相
人令袁紹以爲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
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
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
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
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
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
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城故孝廉孫伉
等爲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
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

高曆五年刊

魏志十四

十二

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
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
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
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
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
至河內爲張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
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揚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揚不
聽昭說揚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
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
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揚於是通

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侗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遺楊大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夫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出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十四

十三

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關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兖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襲爵父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

車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
非常之功願將軍善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
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
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
書命申東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
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
可無懸之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
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
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
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詠即定奉暹失衆

魏志十四

十四

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
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
祖令紹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
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
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
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
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表紹遣將顏良攻袁郡
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表
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楊
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

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志探亂以激
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大君昔避內難南游
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
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時故特遣使江東或
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
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為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
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
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
秋之義也况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
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遲之與羣而厥父之不
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軒
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
為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
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
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
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
良圖鄴既定以昭為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躡
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袁虜自泉州二渠
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
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國五等太祖曰建

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
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
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
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
德之所極也然大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
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
重慮也明公雖萬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
世計猶未至也定其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
自藩衛明公忠節顯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
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魏志十四

十六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
物以彰殊勳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
之業輔翼武王之幼功勳若後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
單驅疆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賞
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蒲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
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戒躬擐甲胄周旋征伐礮風冰
雨且三十年及夷羣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
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
將分臣並侯一縣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
此坐天下所望哉
所創及關羽圍曲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
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
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
群臣群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
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

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
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
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志思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
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不可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
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國裏
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
破敗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
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巴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
侯徙昭為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涓
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

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
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
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
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
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
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
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
諸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勅諸軍促渡
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人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
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

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
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人而用兵畏敵
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
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
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
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
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
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
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
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

魏志十四

十八

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
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
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
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
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
僕明帝時在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
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
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
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
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

則斬戮黃初之始。惟前後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復欲滋其竊覓。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當黑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以豐暴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雖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

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調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明年八十一薨。謚曰定侯。子胃嗣。胃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息人也。德漢光武子阜陸

王延後也。父普。母弟。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詭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上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卿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烏白。晉

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昔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

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觀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

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
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
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
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
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
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
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
繚策果襲其後勲窮敵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
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
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群下可伐與不咸云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十四

二二

晦

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
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
爲疆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
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
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
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
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於大兵臨之令宣之日
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
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
祖還辟曄爲司空倉曹掾

傳子曰太祖徵曄
將濟胡質等五人

揚州名士每舍其傳未嘗不謂所以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情之變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睥獨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睥答曰對明王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睥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睥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其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睥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亟問睥至一夜數十至耳

太祖征張

魚轉睥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

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

如速還便自引歸令睥督後諸軍使以次出睥策

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

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

嘉靖己未年

魏志出

二十二 監生李之芳刊

中遂平睥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

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

帽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

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

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

之神明因其傾而厭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

亮明於治而為相閔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

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

太祖不從傳了曰君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

不睥曰今已小大軍遂還睥自漢中還為行軍長

宗未可擊也

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傳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孟達去劉備歸文帝於前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言必反卒如其言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疆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

嘉靖九年刊

卷之四

三

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誼由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一凶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與眾伐之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傳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襲而伐之故委地求

降一以遺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疆其衆而疑敵人
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上有
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皆小國之利也今
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度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
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
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
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一不可孤何不具受吳降而襲
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
今備已怒故與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
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
降即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
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
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
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疆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
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
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
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
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
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
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
嘉靖甲午年

魏志四

二十四 監生木下之芳刊

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
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
加十倍矣人不從遂即月惟爲吳王權將陸議大敗劉備殺
其兵八萬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始

曄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

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
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
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
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任積日權果不
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
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
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

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羌嫫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自以其佐唐有功名在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四

三五 臨生李之芳刊

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

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
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
即昨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
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
拜太中大夫有間為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為
太中大夫薨謚曰景侯子寓嗣

傳子曰曄事明皇帝
又大見親重帝將伐

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
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才領軍揚暨帝之親臣
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
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
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幸
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
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
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四 二十六 監生李之芳刊

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妄漏泄以益臣罪焉
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
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鈞
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
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
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恐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
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友意而問之若皆與
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
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
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
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
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因於俗卒不能自安
於天下豈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王弼

傳白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 傅子曰陶字李
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
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
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九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
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
窮矣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寶晉紀曰母丘儉

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依違大將軍怒曰御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楊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

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
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
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
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
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
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
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
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
踐阼出爲東中卽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
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四

二十八 監生李之芳刊

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
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
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
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
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
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夫作威作福
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
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
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
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

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抗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卒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蹠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四

二九監生李之芳刊

洪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噐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

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日覽萬機莫不祇肅
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
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
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
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
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
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
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
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
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墜曲附左右者反達因

魏志十四

三

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
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
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
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
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
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
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志又非管夷吾
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
於行稱一州智效一邑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
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美之名也

曰天賞

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

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

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

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

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之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

失信也帝不聽豫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

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

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

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

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

嘉靖十年補刊魏志十四

三十一

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

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為國用凡使民

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

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

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

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

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

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

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

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

三言也

漢世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

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謫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與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

襲未可測也

齊王卽位徙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列異傳曰齊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鄉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齊齊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疆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齊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齊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齊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未知賢子欲得何職齊曰隨嘉靖己未年

魏三十四

三十二 監生李之芳刊

地下榮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齊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齊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

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

著文以追詰隆

日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

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誅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齊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記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帝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虎之不啗邪且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宰者久矣鄭玄不考正此

違而就通其義濟羽獺之譬雖似能諳然其義旨有可求焉

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

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山豆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

魏書七年補刊

魏志十四

二十三

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

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蔣濟其有焉是歲薨謚

曰景侯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

滅濟病其言之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

失信發病卒失信發病卒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火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元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黠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授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

魏志二

三四

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

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

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

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

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郃陽役都活

反音翻扶負音翻今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

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

於兄嫂請業太學博覽傳記司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

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

可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

請以貝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發勤千里延頸

宜崇古賢系梓之義而父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懼和璧於秦

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

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或見資歎曰北州承張
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為尚
書郎辭以家文帝即以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
難得還河東文帝即以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

為今黃初初改祕書百為中書百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
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

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
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別

傳曰諸葛亮出在蜀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
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

而後濟又自往拔山夏侯淵等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
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言出南鄭之辭也又武皇帝

聖於用兵察蜀賊極於山巖視吳虜寬於江湖皆撓而避之
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議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

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
南方四州遏禦水蕪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

天下極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
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成足以震攝疆寇

鎮靜疆場將士虎肅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
虜必自罷弊帝於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

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
者衆弱謀淺旋輒垂敗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
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蒸以千
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
之明驗也以此推絳懼未能為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
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
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魏氏春秋
尉田豫帥西部鮮卑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營策捷也
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
如中書省以問監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為
北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
之北能果

釋豫而還放善為書百檄三祖詔命有所召以備多故

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
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
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
具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
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
征而帝恧稱羣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
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
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揮
其善者羅成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
說輒復為詰解以塞譖讒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
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
保其力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卯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
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嬖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
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兼恨意傷等慙服求
釋宿憾結為婚如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
萬曆十年補刊魏志十四
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
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揚豐子
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此景初二年遼東平定
之決資請活是其不念舊惡如此

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
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
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
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
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
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
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
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

變詔止宜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負曰我自召太

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爭命更為詔帝

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

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世語曰放資久與機任獻肇心

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相

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任及獻等先詔令於

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真問乃乘追

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口臣以死

奉社稷曹肇弟纂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頹失指羣出纂見驚

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

擊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請廷尉以處事失宜免

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案能語所云樹

首先後與本傳不同贊別傳曰帝語資曰吾年指長又歷觀

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

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火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

萬曆十年補刊魏志十四 三十一 謹見刑八百卅

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死自使漢

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

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不可言

猶有曹休內外之望賴遭日月御勅不領使各守分職繼介

不問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

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

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

為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網者宜以聖恩簡擇如

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新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

帝曰然如卿言當為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侔金霍雙

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

所進用明試以功陳賈物事漢初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

之罪周勃以吹簫引彊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

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

見親信日碑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

胡見而運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芳自危於

呂須之諛上官桀蔡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

之不易為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

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孫劉丁

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於彼託付之間當安

臣松之以為孫劉丁

臣松之以為孫劉丁

臣松之以為孫劉丁

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磨也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

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前十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

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即中正始元年更加

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

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

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

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補時事可以坐受素

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

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

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

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

嘉靖十年刊。魏志十四。三二八

善怒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

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願神和

氣以未無疆之祚置舍人官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

中書今嘉平二年放薨謚曰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

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資復遜位歸

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

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謚曰

貞侯子宏嗣放才許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

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乃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

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書物秋曰楚鄉人王濟曰
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關求品狀濟曰此人非
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
太守楚子洵要川太守洵子盛字汝國給事中秘書監盛從
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
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以將濟才策謀略世之奇
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策畫所料是其倫也
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
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程郭董劉蔣劉傳卷第十四

魏書 國志十四

魏書 國志十四

三五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鑄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